

中國中古史研究

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
联谊会会刊

第二卷



中华书局

中國中古史研究

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

聯誼會會刊

第二卷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
《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1.9

ISBN 978 -7 -101 -08080 -3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历史:中古史-研究
IV. K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165号

书 名 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二卷)

编 者 《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年9月北京第1版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22 插页2 字数350千字

印 数 1-12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7 -101 -08080 -3

定 价 68.00元

本联谊会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发起,本刊亦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谨此致谢。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二卷

编辑委员会

阿部幸信

松下憲一

林韵柔

涂宗呈

孙正军

胡 鸿

徐 冲(协编)

目 录

论 文

- 3 从天下国家的观点论中国中古的朝代/甘怀真
- 23 罪己与问责
——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陈侃理
- 48 东汉后期的“处士”与“故吏”再论
——以《隶释·繁阳令杨君碑》所载“处士功曹”题名为线索/徐 冲
- 73 梁简文帝立太子前夜
——关于南朝皇太子历史位置的考察/岡部毅史
- 102 游牧与农耕之间
——北魏平城鹿苑的机能及其变迁/佐川英治
- 137 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罗 新
- 150 邓艾祠庙的跨域分布及其祭祀争议
——中古神祠的个案研究之一/蔡宗宪
- 170 唐代前期的地方诗与历史记忆
——高适、孟浩然的个案/廖宜方

研究述评

- 199 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
——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仇鹿鸣

- 221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族研究综述/王万隽
232 近年来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城史研究/内田昌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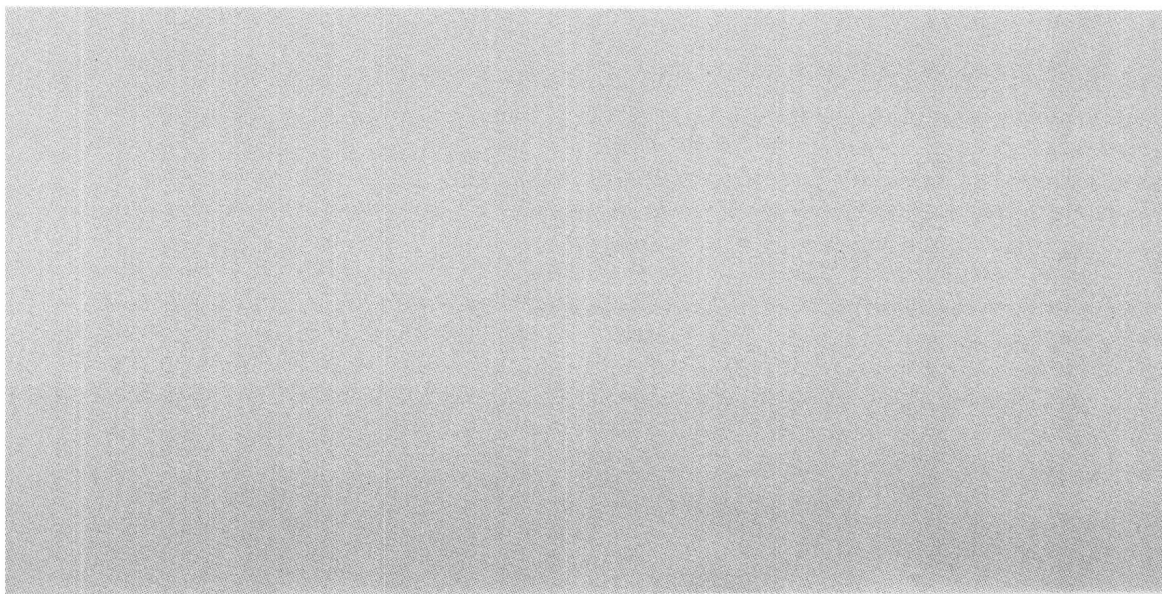
书评

- 245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评介/侯旭东
255 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评介/魏斌
266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评介/聂澍萌
279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评介/松下憲一
288 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评介/王安泰
294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评介/许凯翔
308 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评介/蒙曼

学界动态

- 319 中日学术交流的新动向
——兼评《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李济沧 孙燕
326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介绍/松下憲一
328 《早期中国史研究》(EMCH)介绍/林韵柔
333 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综述/魏斌
339 第四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纪要/林枫珏
345 第二卷作者与编委会成员所属

论
文



从天下国家的观点论中国中古的朝代*

甘怀真

【提要】朝代现象是中国史研究的一大课题。本文尝试从“天下国家”的理论重新观察中国中古时期的朝代现象，目的在考察当时人如何理解自身所存在的历史脉络。所谓“天下国家”理论，是源自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再配合汉代皇帝制度的实务经验而来。如本文所欲论，春秋战国国际间与诸国自身的政体模式是其后汉唐间政治理论的根据。本文分三部分：一是讨论汉唐间的国与家的现象。由于受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学说的影响，史学家多以“从封建到郡县”理解汉唐间的政体，而忽略国与家现象的续存，本文于此多有强调。二是从天下国家观点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朝代。本文尝试说明朝代是一后设的概念，当代人是将这些朝代理解为“国(家)”。今人所谓的改朝换代，就当时的制度而言是两个“国(家)”的交替。本文也讨论了汉魏的禅代如何建立起此后中古朝代交替的模式。三是讨论汉灭亡以后的诸政权如何借由“天下国家”理论以建构其统治正当性。本文讨论了几种“天下型政权”，如“一个天下”与“并立天下”等，此分类或可提供未来续论之资。

一、天下国家论

近年来，我尝试从“天下”的观点重新审视中国皇帝制度作为一种政体的形

* 感谢本刊编辑的多处指正，我已据以修改。也谢谢林宗阅先生(台大历史系博士生)提供资料与意见，以及卢怡如小姐(台大高研院研究助理)的校刊。

态。我于这个课题已有若干议论,此处容我省略^①。本文在这个构想上继续发展,想提出一个“天下国家”的理论,以作为考察中国史的一个观点。我先略述于下。

发展天下学说的用意是希望以历史当事人的观点考察当时的历史。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观点,却是应该纳入考虑的观点。天下是作为王权(包含皇帝制度)支配的空间领域,或者说是结构,其内部是由国与家所构成。天下概念的出现可推至上古,若论及理论的成立则是战国。在这个时期的天下学说中,天下是由国、家、身所构成。这种说法最有名的表现是战国时的《礼记·大学》篇所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是由诸“国”所构成,而“国”又由诸“家”所构成,每个人“身”又隶属于某“家”。由于“天下国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适合用来作为操作概念以论证古人如何理解其自身的政治制度。

战国的天下理论是一个天下、复数的国、众多的家,其中需要先做说明的是家。在战国的天下国家学说中,家是一种政团。在宋以后,《大学》被编入新儒家教本的《四书集注》,相关概念皆儒学化,“齐家”之“家”也被解释为亲属团体的家族、宗族,但这不是治国齐家之原义。其中的“国”与“家”都应置于战国的历史脉络中理解,而视为政治组织或团体。

“家”是一种政团,其成员除君主的家人,主要是君主的家臣,所以家是一个君臣团体。“家”的团体源自于西周以来统治集团在“封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军事集团。此类贵族也借由祭祀君主的祖先而成为一个祭祀团体,而被称为氏、宗或家。经学中有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的封建等级学说^②。先秦是否有如此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及相应的现象理应存疑,但“家”作为当时贵族的政治集团则是重要事实^③。

如本文所欲论,春秋战国国际间与诸国自身的政体模式是其后汉唐间政治理论

① 甘怀真《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以“天下”与“中国”为关键词》,收入甘怀真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秦汉的“天下”政体:以郊祀礼改革为中心》,《新史学》16:4,2005年,后收入《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天下概念成立的再探索》,《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九辑,2010年。

② 经典的一段话是《孟子·离娄》所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疏曰:“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国,大夫有家。”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718页。

③ 上古部分的讨论仍有待专家,可参考我的略论《东亚古代册封体制中的将军号》,徐兴庆主编《东亚文化交流与经典诠释》,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

的根据。当时的政治模式可归纳如下：政治社会普遍存在着家的政治集团。在国的范围内，脱颖而出的家的集团成为诸家之首，且控制国政，其首长则为国君，而此集团则为“国家”。国家云者是指支配国的家，诸国又构成天下。诸国中脱颖而出之国，其国君则为天下之共主，亦即天子。而天子亦是一国之君，亦有其国家。

中国概念的理解亦在此框架中^①。中国之名称出现的背景是复数的国，这是战国的实态。天下理论就是设定复数的国中有一国因其国君受天命，其国为中国，而国君为天子，并“治天下”之诸国。中国之本义是指天下的中央之域，并依当时的宗教观念，相信这里是王者（天子）所居。这套王者受命的理论在战国配合历史诠释，发展出三统、五行相生、五德终始等学说。其说复杂，无法详论，但共同的特点都认为中国政权有兴衰转移，故支配天下的“中国”会在“天下”的空间中移动，也会在时间中迁转。如五行或五德的意象所示，“中国”政权会在东方的木德政权、南方的火德政权、中央的土德政权、西方的金德政权与北方的水德政权间轮替，周而复始^②。

战国的天下国家理论是战国政治的产物，也随着当时诸子百家经典的成书而成为其后的儒家学说。在汉唐之间，天下国家是儒家学说的理论之一，但当代史学研究并未重视此政治架构。我推测其原因当是学者过度受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学说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所谓“从封建到郡县”的学说。在这种“大一统”的信念下，认为秦代以后，中国的政体进入所谓“编户齐民”阶段，因此“国”与“家”的组织消失，至少不具有实质的意义，代之而起的是郡县制、官僚制等。当时儒家经典（含注疏）中的天下国家理论，就被当作学术定论或先秦的史实。

然而，我们须重视天下国家学说是汉唐间皇帝制度的政体理论，对于当时的政治制度、行动具有理解上的效力，也就是它不只是作为学术的经说而已。当然，我们必须先视这套天下国家理论为当时的世界观，而不一定是制度或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不过目前可以提出许多明确的史实以证明秦汉以后“国”与“家”的组织续存于政治社会之中，即使变化的痕迹也处处可见。

以下本文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讨汉唐间的国与家的现象。这是一个

^① 较详细的讨论参考甘怀真《再论“中国”概念的起源》，台湾大学历史系讲论会，2009年，后修改收入甘怀真《天下国家：东亚王权论》，三民书局待刊。

^② 关于春秋战国的相关史实，综合性的讨论参看平势隆郎《都市国家から中華へ：殷周春秋戦国》，讲谈社，2005年。

可以再深究的课题。在我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再简略提出一些看法。第二部分是试着从天下国家的观点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朝代。第三部分是讨论天下作为一种政体的相关问题。

二、汉唐间国与家的现象

汉唐间的国与家现象,应专文讨论。诸多历史环节遗落,太多证据与推论需花时间建构。但作为本文论证之资,我先提出粗浅的看法,以供学者卓参。

就“国”部分而言,可分为两方面讨论。一是中国境内之国,二是境外之国。在中国境内部分,国的制度一直存在,至少汉唐间是如此。但“国”存在的事实却因为郡县制的预设而遭忽视,或被认为只是郡县制的附属品,不然就是政治上的妥协。近年来,这种观点逐渐被修正。原因之一是拜新史料出土之赐,如张家山《二年律令》等。学者得以重新认识汉代的诸侯国、诸侯国与汉朝廷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已出现^①。

就中国境外部分而言,国的现象更加有趣而值得探究。国的使用,如某国云者,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官方对于域外政权的称呼。二是域外政权的自称。对于前者而言,称呼法也表现中国官方对于该域外政权性质的定义,这个定义的架构是“天下、国、家”。对于后者而言,由于皇帝制度的相关政治知识在东亚的普及,中国域外的政治集团也运用此政治知识以自我定义以及定义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举一条新罗建国的史料以论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四》曰:

(智证麻立干)四年冬十月,群臣上言:“始祖创业已来,国名未定。……臣等以为,……则其(新罗)为国号宜矣。又观自古有国家者,皆称帝称王。自我始祖立国,至今二十二世,但称方言,未正尊号。今群臣一意,谨上号新罗国王。”^②

^① 如阿部幸信《汉初「郡国制」再考》,《日本秦汉史学会会报》9,2008年。又如游逸飞《四方、天下、郡国——周秦汉天下观的变革与发展》第四章第三节《天下与郡国:西汉天下观的对内论述》,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9年。王安泰从爵制的角度探讨,见《再造封建——魏晋南北朝的爵制与政治秩序》,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0年。

^② 金思燁译《完訳三国史记》,明石书店,1997年,第94页。

这一年是公元503年。若《三国史记》的这一段记载属实,则在这个时候,新罗因长期受来自中国的政治知识影响,借皇帝制度政治论述讨论如何借由汉字以定义自己的政权。在此之前,新罗也并非没有相关的政治知识,只是以“方言”,即韩语来表现。而至第六世纪,新罗统治阶级认为有必要将这种方言的表现方式转换为汉字形式,以适应当时东亚的国际秩序要求,以至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这也不仅是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而已,同时是借由皇帝制度政治论述以定义自身。在这个事例中,新罗统治集团定义自身为“国”。“国家”的首长,即国君,可以依“国”的等级而“称帝”、“称王”。然而,只有“中国”的国君可以称帝。新罗评估其国际地位,而决定其国君为“王”的等级。这个事例也反映了当时的天下国家的学说。

至于“家”的部分,我也利用我过去的研究成果,再做一些综合讨论^①。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政权宣告了“天下一家”。一般认为其义是宣示全天下只存在一个“家”,即“国家”,亦即秦始皇的政团。这个政策的意思当指,家作为一种政治团体,如战国那般,是禁止存在的,亦即过去的贵族与人民的封建组织不得再存在。这是一个重要政策,但只是一个政策,不一定是政治社会状态的事实。我们不能根据这个政策认为秦汉以后,“家”的组织皆被消灭。在史料中可清楚地判断出地域社会与官僚组织中的“家”现象的续存。这类的君臣集团一直是政治社会的单位,至少到唐代为止。

我们可以从“家”的现象理解汉朝灭亡后的诸政治史变化。在汉代,作为政治单位的“家”被安排在“天下”与“国”的架构下,其现象不明显。一旦汉朝灭亡,就是所谓的“天下”秩序的崩解,“家”的现象就清楚地浮现,于是我们看到诸“家”的竞合,以及新的重层君臣团体所建构的政治结构的成立。关于汉末局势的分析,我举一个例子。《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张俨的议论,曰:

汉朝倾覆,天下崩坏,豪杰之士,竞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②

^① 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型态》,《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中古政治史研究》,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东亚古代册封体制中的将军号》,徐兴庆主编《东亚文化交流与经典诠释》。

^② 《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935页。

此论似老生常谈,但它也因此反映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议论,且其中诸关键词值得推敲。这一段话非常清楚地呈现了“天下一国一家”的结构。汉朝作为一个“国家”,既是“汉国”的“家”,也是“治天下”的“家”。只是此君臣集团的“家”已“倾覆”,“汉家”的崩溃也是“汉国”灭亡,此“汉国”曾是支配“天下”的“中国”。“汉国”灭亡也导致“天下”失去秩序,所谓“天下崩坏”,于是又回到诸国竞争的局面。所谓豪杰之士具体所指的是“家”形态的各政团,如此处所说的“魏氏”、“刘氏”。竞争的结果是新的“中国”出现,其君主为新的天子,天下也再次归于一个“国家”、一位天子治理。在张俨讲话的时间点,新天子尚未产生,故魏国集团与刘备集团只能为“霸主”。

汉晋之际,大型政治集团,尤其是君臣团体被称为家,应是当时人的观念。我举几条史料以说明,如曹魏时的辽东公孙渊集团。公孙渊在辽东建立燕国,自称燕王。其下的官属七百八十九人上书明帝,表示他们只向公孙一家效忠,而有以下这段说词:

臣等闻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主宾之中,无大援于魏,世隶于公孙氏,报生与赐,在于死力。^①

我们可以视此七百八十九人为公孙渊所立的燕国的“国家”之臣,亦是公孙渊的家臣^②。公孙氏作为一个政团,是一个家。又如汉末董昭曰:“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③即袁绍与曹操在当时是一个政治集团,所谓“一家”。另一例是三国鲁肃责备关羽所属的刘备政权借荆州不还,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④鲁肃所在的吴国为一国,故其政团为“国家”。吴国将荆州借给刘备乃脍炙人口之故事。然而,当时刘备集团并未建国,但刘备集团仍是一个家,“卿家”云者即包括关羽在内的刘备集团。又建立自己的政治

①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渊传》注引《魏书》,第260页。

② 这段话引用了典故,是春秋晋国栾氏家臣的一段话。见《国语集解》卷十四《晋语八》,中华书局,2002年,第421—422页。

③ 《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董昭传》,第437页。

④ 《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第1272页。

集团被称为“营立家门”，如司马懿在建构其势力时，被说是“彼方营立家门”^①。这类史料被忽视是因为“家”被理解为家族、宗族的亲属团体，故看不出政治史的内涵。

军府是一种中古的家的组织。军府由府主与僚佐所组成，二者间存在着君臣关系，可说是最典型的家。当时人即认为军府是家，如审配是袁绍的军府僚佐，曾上书给袁绍之子袁谭，信中说：“配等备先公家臣。”审配自认是袁氏家臣，而袁绍的军府即是一个家^②。

这样的军府作为一个家，也表现在府内的丧服礼。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服制度，即军府长官为其家族之人服丧时，僚佐也随同服丧。此类丧服制在当时是一个议题，故为其后的《通典》所记载，其中一段讨论如下。东晋徐彦曾与桓温讨论郡县僚佐从服的问题，其笈曰：

（东晋）中兴以来，……则无从服之文，而由来多有从服者。陶大司马遭兄子丧，府州主簿从服。时卞光禄经过，自说为太傅主簿，太傅丧母，已不从服，此是用晋令也。郗太宰遭姊丧，吏服惟疑，郗问谯秀，言不应从服，诸主簿仍便从服。既服君旁亲，则服君便应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齐缞。^③

依（东）晋的规定，如《晋令》所载，无僚佐为军府长官服家人丧之制。但一般军府内的僚佐则多行所谓从服之礼。徐彦举了陶侃（陶大司马）、郗鉴（郗太宰）的例子。陶侃之兄子丧，他所部府州主簿皆从服。郗鉴遭姊丧，其僚佐仍决定从服。其从服的范围及于长官的旁亲之丧。从服反映了府主与僚佐间不只是职务上的关系，更有人身关系。此人身关系是某种君臣关系，而这种关系构成一个家。

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主要脉络是各军府的联合与斗争，进而建立重层的政治组织。这个时期所出现的新制度亦可视为这类“家”的政治团体发展的结果。各军府在地域社会形成都督府，而在全国（全天下）的层次，则形成丞相府、都督中外诸军事府、霸府等机构。

①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第791页。

②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本文及注引《汉晋春秋》、《先贤行状》，第205—206页。

③ 《通典》卷九九《礼典·郡县吏为守令服议》，中华书局，1988年，第2646页。

总结以上的讨论,“天下国家”是重新观察中国史的一个理论架构。家、国与天下是古人理解与诠释其自身所处空间相关范畴的三个领域概念。“天下”是由“国”与“家”所组成。若我们从下而上,即从“家”至“国”,再至“天下”,尤重其间的君臣关系的联结,则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三、朝代与国名

朝代是中国史的基本概念。就古代史而言,史学家会说汉朝、晋朝、唐朝,即视汉、晋、唐为朝代名。史家同时运用朝代史观,认为前燕、后秦、西凉为国名,故有“十六国”之说。今人自可以有一套判准以区分朝代与国,但这并非古代当事人的观点。至少我在汉唐间的史料中没有发现有朝代名的说法^①。

以汉朝之汉为例。汉是一国名或国号在史料中屡见,不难证明,且此是官方法制性文书中的说法。以下举几个例子。

如《史记》记汉武帝欲封其子刘闳为王,与刘闳的母亲王夫人商议封地。王夫人建议洛阳,武帝不许。其中一段话为:“洛阳……天下冲阨,汉国之大都也。”其后刘闳被封在关东的大国齐^②。又如西汉哀帝时的诏书云:“惟汉兴至今二百载,……汉国再获受命之符,……”^③这类史料也告诉我们,高祖刘邦建汉国,而其后有天下。从今天的朝代史观而言,刘邦建立了汉朝。但《史记》、《汉书》的汉国相关史料证明汉国是续存的。从上引《史记》的史料可看出汉国有一定的领域,且与其他诸国并立,如齐国。而汉哀帝说自己的政团与政权为“汉国”。

再举汉朝要灭亡时的例子。曹操当权时,陈群曾上奏:“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④注意“国统”之说。另一例是汉献帝禅位给魏王曹丕的故事。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人上书:“今汉室衰,自安、和、冲、质以来,国统屡绝,……禄去公室……”^⑤汉是一“国”,且是“国家”,故有

① 我曾在《中国古代的皇帝号与日本天皇号》(收入《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一文中,说汉是一朝代之名。但更正确的解析应为,朝代名是今人的观念,并非当时人的观念。

② 《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2115页。

③ 《汉书》卷七五《李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3193页。

④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第52—53页。

⑤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第66页。